十歲以下的台灣居民沒有一個是不懂國語的，惟因當時帶有一點強迫性，因此，也就難免招致了不少民怨，至今猶有人說：「小學生放學回家都不許說台語」，其言未免過份，或許言者誤將「皇民化」的日語教學方式記為國語了，小學生在校不許說方言，確是事實，雖云壓迫，終屬善意，不如此怎能早日學會普通話而完成溝通的意願呢。

「母語教學」是另一種新提倡的玩意兒，我實在是不敢恭維，我的認知是：如果大家都能講普通話，我們甚至可以將不能普遍通行的「方言」請進「方言博物館」，作為一種懷古之思，有何不可，難道我們還希望以隔閡來代替溝通嗎，我們可以用各種方法來紀念，歌誦它，以解除我們心中的「方言之結」，做一個為大家所能接納的人，豈不懿哉。

省籍的觀念其實是存在的，也不必避諱，或加以否定，以往在大陸，北方和南方就不能融合，南方人叫北方人為：「侉子」，北方人叫南方人為：「蠻子」，我們有一個好朋友，是徐州人，是個女生，她父親不許她結交南方的小男生為友，最後她還是嫁了個湖南「騾子」。其實，人們的成見是難免的，要經過長時期的溝通，相互了解，消除隔閡，才能達到融洽的地步，進而相愛共處，琴瑟和鳴。再以選舉而論，我們絕不能利用省籍的優勢來炒作選舉，那注定是要失敗的，眼前台北市的發展可為明證，因為，人們所要選的乃是一位好市長，而不在意省籍。

結語

一九九七年英國把香港歸還中國，早在回歸祖國的一年以前，香港已在醞釀推行「普通話」，以往，在我們認識的朋友中，最喜歡講方言的就是廣東人，在一個大眾的場合裡，講一種別人聽不懂的話，此又與「黑話」何異，不但是不禮貌，而且可能被懷疑在講不適當的話。前不久，我去大陸旅遊，到了孫中山先生的故鄉翠亨村去參觀，附近有一所孫中山紀念中學，我們去到辦公室，逸先堂內，赫然掛著一面木製的標語牌，上面寫著五個大紅字：「請講普通話」。可見現代的廣東人重視普通話的一斑。

總之，由於中國的人多族眾，我要再強調一次，做為一個中國人，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懂得兩種語言，就是：方言與普通話，尤其是在岐異較大的吳閩粵地區，而在大眾交往的場合之中，應該使用普通話，每當我看到許多很有頭腦的政治人物在電視上猛講方言，而又顯得沾沾自喜的時候，真使我感到不知人間何世，難道要不懂方言的人離開這片大家都有生存權的土地，才算公平嗎，我們真是希望這種「小國寡民」的心態早日絕除，不要貽害眾生，陷全民於萬劫不復的境地，雖云言重，實存憂心。

再遊姚園　一九八七年春

沈洪燾

絲絲綠柳映清溪
蝶影翻翻花滿畦
指點昔年攜手處
無情芳草夕陽低